



曲 枫 | 主编

唐 戈 | 本期特约主编

[德] 迈克·克努佩尔 | 副主编

赵立霞 | 执行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七辑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上海三联书店



曲 枫 | 主编

唐 戈 | 本期特约主编

[德] 迈克·克努佩尔 | 副主编

赵立霞 | 执行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七辑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上海三联书店

目 录

卷首语

呼伦贝尔的特点和国际化	唐 戈 /1
Preface	Michael Knüppel / 9

呼伦贝尔与区域研究

西北满洲——根据沿途考察资料所作的地理学概述	[俄] 希罗科戈罗娃 (张 松 时 妍译) /3
西北“满洲”和使鹿通古斯——于 1930 年 4 月 7 日晚间学会会议上宣读	[英] E. J. 林德格尔 (王 佳译) /15
北极圈民族和文化研究的定位问题之拙见	白 兰 /38
呼伦贝尔：区域概念与区域研究的构想	唐 戈 /46
本体论、族群互动与小民族——试论作为方法的鄂伦春	张雨男 /58

历史与文化变迁

搬迁：文化演变的枢纽——近半个多世纪使鹿鄂温克生活历程	何 群 /71
呼伦贝尔地区八旗制度的建立及传统社会的结构性变迁	王 伟 /87
略论乾隆朝布特哈八旗的贡貂制度	姜永军 王学勤 /98

经济与生计方式

通古斯鄂温克人“定居游牧”生产模式的形成与现状	李·蒙赫达赉 /111
鄂温克族自治旗文旅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刘晓春 乌日乌特 /124
场景理论视角下的牧区小镇经济发展——以阿木古朗镇特色产业为例	唯 日 /136

2 北冰洋研究（第七辑）

农牧经纪人——呼伦贝尔草原“老客”研究 殷汝帅 /145

边界研究

俄中边境锡尼河布里亚特传统文化 [俄] 米哈廖夫·
马克西姆·谢尔盖耶维奇（齐山德译）/161

中俄口岸“打包商”：一个迁移群体的社会网络与商业实践
——基于满洲里的田野调查 孙晓晨 /171

民间文本与宗教传统

岩画与通古斯人的宗教神话传统
..... [俄] A.И. 扎比亚科（王俊铮译）/185

中国三河流域俄罗斯族的旁注民俗文本——艺术民俗志资料
..... [俄] 扎比亚科·安娜·安娜托利耶夫娜（王宇琦译）/195

内蒙古三河流域俄罗斯族民间文化——“旧”歌概况 张如阳 /213

前沿观察

在过渡边疆重建当地社区：库玛尔路的管理和社会组织——从1900年到1940年
..... [美] 金由美 曾健欣 /228

书评

俄罗斯“遗失的文化天堂”——评柯廖斯的《三河地区的俄罗斯文化
——民间文学与传统文化论集》..... 唐戈 梁喆 /299

学术动态

黑龙江省鄂温克族研究会 涂亚君 /309

征稿启事

《北冰洋研究》征稿启事 / 314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 315

CONTENTS

Preface

- Features and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Hulun Buir Tang Ge/ 1
Preface Michael Knüppel/ 9

Hulun Buir and Regional Studies

- Northwest Manchuria — Geographical Overview Based on the Data along the
Way Елизавета Николаевна Широкогорова
(Translated by Zhang Song & Shi Yan) / 3
Northwest “Manchuria” and the Lulu Tunguska—Read at the Evening Meeting
of the Society on April 7, 1930
Ethel John Lindgren (Translated by Wang Jia) / 15
The Opinion on the Positioning of Arctic Circle Ethnic and Cultural Studies
..... Bai Lan / 38
Hulunbuir: Concept of Region and Conception of Region Study ... Tang Ge / 46
Ontology, Ethnic Interaction and Small Ethnic Group: Orochen as Method
..... Zhang Yunan / 58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hanges

- Relocation: the Hub of Cultural Evolution — The Way of Life of Reindeer
Ewenki in the Recent Half Century He Qun / 71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ight Banners System and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in Hulunbuir Area Wang Wei / 87
On the Tribute Mink System of Butha Eight Banners during Qing Dynasty
..... Jiang Yongjun & Wang Xueqin / 98

Economy and Ways of Livelihood

- The Status Quo and Formation of “Settled Nomadic” Production Methods of
the Ewenki People Bo • Menghedalai / 111

4 北冰洋研究（第七辑）

-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in Ewenki Autonomous Banner Liu Xiaochun Wuriwute / 124
-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Pastoral Tow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ene
Theory Wei Ri / 136
- Brokers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Hulunbuir Grassland Cattle Dealer Yin Rushuai / 145

Boundary Crossing

- Strategies of the Shenehen Buryats in the Context of Russian-Chinese Border
..... Maxim S. Mikhalev / (Translated by Qi Shande) / 161
- “Packaging-businessman” at the Manzhouli Port—the Social Network and
Border Trade Activities of Migrant Groups Sun Xiaochen / 171

Folk Texts and Religious Traditions

- Petroglyphs and the Religious Mythological Tradition of the Tungus
..... Andrey P. Zabiako (Translated by Wang Junzheng) / 185
- Literary Ethnography: the Problem of Explication from Marginal Folklore Texts
of Russian Descendants in the Sanhe
A. Zabiako (Translated by Wang Yuqi) / 195
- Russian Folk Culture in Trekhrechiye (Three Rivers, Sanhe), Inner Mongolia
— Overview of “Old” Songs Zhang Ruyang / 213

Frontier Observation

- Reconstructing Local Communities in Transitional Borderlands: Governance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Kumar Route, 1900—1940
Loretta E. Kim & Monica Kin-ian Chang / 228

Book Review

- Russia’s “Lost Cultural Paradise” Comments on Kolyos’s “Russian Culture in
the Sanhe Region: A Collection of Folk Literature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 Tang Ge & Liang Zhe / 299

Academic Events

- Ewenki Research Associatio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Tu Yajun / 309

Call for Submissions

-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Chinese) /314
-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315

民间文本与宗教传统

内蒙古三河流域俄罗斯族民间文化——“旧”歌概况

张如阳

摘要：三河流域——位于中国东北地域，额尔古纳河右岸与俄罗斯接壤。由根河、哈乌尔河、得耳布尔河三条河相汇——故名三河流域。根据 2015—2019 年先后 6 次对三河流域俄罗斯族田野调查资料研究，作者在本文中，系统地分析了三河流域俄罗斯族老曲目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并按照时期节点将三河流域民俗曲目划分为两种形式“旧”歌与“新”歌。俄罗斯“旧”歌，作为俄罗斯民族文化与精神遗产的特殊组成部分，也成为在三河流域俄罗斯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独特文化的保存基础。

关键词：三河流域 俄罗斯族 俄罗斯民俗 民族识别 民间创作。

作者简介：张如阳，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乌拉尔学院讲师，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文学与世界艺术文化教研室博士，阿穆尔国立大学远东侨民研究中心兼职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俄罗斯民俗学和中国俄罗斯族历史文化研究。

根据 2015—2019 年先后多次对三河流域俄罗斯族田野调查资料研究发现，内蒙古三河流域 70—80 岁之间的中俄混血俄罗斯族，在三河流域日常及节日聚餐中所表演的曲目中，多数为俄罗斯抒情题材——俄罗斯民俗歌曲和四句半。很显然，这种对同类题材的偏爱主要体现出了他们对情感的感知和歌曲题材的语用学运用：正如俄罗斯族王玉梅所讲“童话是骗人的，歌

曲才是真情感”（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远东侨民研究中心档案〔2014—2019年〕，编号：12—15）。

阿穆尔国立大学远东侨民研究中心主任扎比亚科 A.A. 认为，这在逻辑语用上合理的：对这种题材记忆的本质是建立在押韵以及对某些事物联想的方式中产生的，有时候也是在没有任何动机下所产生的（Забияко А.П., Забияко А.А. 2017. С. 210—253）。如果在史诗流派的（口述叙事，家庭口述史，传说，迷信故事）表演中掺杂了独白的特点，内容更富有情感，使听众在作品中感情得到升华。而那些抒情题材（抒情歌曲，四句头，童谣）则是由单人或集体表演，则更是带有节日氛围的团体整合性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俄罗斯后贝加尔地区经历了十月革命、内战等诸多历史时期，导致并加速了俄罗斯人口大量涌入内蒙古三河流域的现象。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三河流域俄罗斯族歌曲曲目仍然与俄罗斯曲目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主任克里奥斯 В.Л. 认为，三河流域的俄罗斯族民俗曲目特征大多受俄罗斯后贝加尔的哥萨克人以及俄罗斯其他群体如：农民、矿工、流放人员以及东南区域的小城镇市民的影响（Кляус В.Л. 2016. С. 32）。

克里奥斯 В.Л.，在澳大利亚对一位早期三河流域迁居至澳大利亚居住者——帕特丽娜 В.И. 采访时，收录了她曾经在三河流域传唱的 80 多首歌曲。其中 8 首为民族歌曲《哥萨克口哨》《黑乌鸦》《我去小河边》《我自己培育的花园》《哦，花园，你是我的花园》《哎呀你，夜色》《我上山了》《铁匠铺》（Кляус В.Л. 2016. С. 34）。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哥萨克人，军歌、牢狱以及文学起源的歌曲在三河流域相继出现。之前以歌曲为媒介传颂历史事件的歌词，历经几十年的口口传承，新的歌词以及歌曲内容已经覆盖了原始的内容，丧失了原歌曲的所表达的意义。因此这些歌曲根基中的民俗性质及文学特征并未被现代的表演者所记忆下来，从而失去了歌曲原本的意义（Кляус В.Л. 2016. С. 32）。

“混血人”的俄罗斯民族歌曲的传统特点一直延续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中俄家庭中出生的孩子从小受到俄罗斯歌曲的熏陶，在习惯上迎合了这种俄罗斯歌曲风格。玛莎·波尔策娃（刘淑英）：“从小我就喜欢唱歌，现在唱不了了，嗓子做手术了。我妈妈总说：小鬼儿长大了，从田间到地头儿不停地唱。我妈妈不行，她大白嗓，不带调儿”（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远东侨民研究中心档案〔2014—2019年〕，编号：22—24）。

2007—2015年，克里奥斯 B.Л. 在三河流域收录到了以下歌曲：《花园里高声歌词的夜莺》《小鸽子》《漫过沙滩的河水》《人人都知道，爱是美好的》《我坐在窗前冥想》《秋夜漫步花园》《年轻时就被抛弃，被遗忘》《坐在长椅上的你和我》《我父亲是个实在的庄稼人》《十七岁那年我爱上这个无赖》《哥萨克在山间驰骋》《顿河旁漫步》《一缕长发》《深夜中的暴风雪》《我沿着小路穿过了森林，看到了一间民房》《徒然、徒然、我坐在监狱中》《忧郁的铃声》(Кляус В.Л. 2016. С. 34.)。收录者对这些民族歌曲进行梳理并归类，其中：诙谐歌曲《我和地主任一起》；叙事歌曲《这场婚姻不会让你失望》；带有亲吻游戏的环舞曲《小小鸟儿快快长》；反映家庭生活的有《放牛的丈夫》《麦片》；酒宴结束歌曲《走吧，走吧》(步行走，坐车走)。

2015—2019年阿穆尔国立大学国际田野调查队在内蒙古三河流域的考察中，也收录了大量俄罗斯族民俗歌曲：《后贝加尔的草原》《我们站在德国的海岸线上》《我到了扎赉诺尔前线》《再见同志们，整装待发》《深夜我站在栅栏旁》《再见！钟声响起》《什么时候我能有座金山》《萨达林》《我的黑马》《黑眼睛的吉卜赛人》《集市上的商人》《贝加尔湖哗哗地响》《亲爱的，为何让我认识你》《山上的白桦树，山下的艾蒿》《脱掉你的白衬衫，用来换酒》《毡靴》《铃兰花》《顿河旁漫步》《骑行的哥萨克人》《我们的国家多么富足，她提供了汽车……》《我在窗下等着我的爱人，我没能等到他……》《火车轰隆轰隆跑，铃铛沉闷地响着……》等等。

在三河流域俄罗斯族的意识中将自己所演唱的曲目明确分裂成两种类型《旧歌》(源自母亲)与《新歌》。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生物与生物学研究所文学与民俗研究部马特维耶瓦 P.П. 博士认为：“被俄罗斯母亲所传唱的歌曲为意识中的‘老歌’，多由苏联作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创作，很少一部分为后期创作的浪漫型题材歌曲 (Матвеева P.П. 2011. С. 133.)。”通过对三河流域的考察，我们就这一观点进行了详细论证，并得出准确结论。并将上述观点予以矫正，我们认为：通过对歌曲类型的分析和考证，“旧歌”不仅包括苏联时期创作的歌曲，而且，还包括了十月革命之前所创作的歌曲，其中包括：军歌、浪漫歌曲等等。很遗憾的是，如今很多的有关革命的歌曲在三河流域的受访者中已无人传唱，十月革命前的歌曲现存寥寥无几。总的来说，我们将 1965 年以前创作的民歌和文学原创歌曲统归入同一类——“旧歌”。其“新歌”为 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后在三河流域所创作并传唱的歌曲。

因此，在对额尔古纳市俄语退休教师王秀芝的采访时发现，在王秀芝的

记事本中除了记录工作期间的个人记事以及俄语教学笔记以外，还记录了大量三河流域传统的俄罗斯音乐，共计 47 首歌曲，一半以上被翻译成汉语。从对歌曲的记录的时间顺序来看，明确了俄罗斯歌曲在三河流域的整个发展过程。王秀芝 10—16 岁离开苏联之前所学的歌曲有：《斯大林颂》《快乐之歌》《漆黑的夜》《候鸟飞翔》《共青团之歌》《跨过山谷，越过丘陵》《在巴尔干的繁星下》《送别》《四散的海水》。随后在来到三河流域的青年时期（至 1966 年之前）王秀芝所学唱的歌曲有：《卡琳娜》《喀秋莎》《三套车》《草原》《纺织女》《花椒树》《当我走向湍急的河畔》《敞开吃吧朋友们》《从故乡升起的太阳》《引路人》《依然如你》《早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故乡》《流浪人》《人们说我长得不美丽》《在小屋内》《迷雾》《卡丽的眼睛》《三个坦克手》《火光》《在辽阔的伏尔加河上》。

综上分析，三河流域“旧歌”中的曲目，反映了 19 世纪 30 年代末的俄罗斯历史的歌曲较多（Свечин А.А. и Стратегия. М., 1927. С. 61.）。这些歌曲随着中苏关系的变迁，在 20 世纪 50 年代被迫停唱。

在对克拉夫季娅·乌沙果娃（辛桂英）的采访中，我们收录到了《瓦良格》以及一战时期歌曲《上战场》的被修改版本：

На изморе мы стояли, на германском берегу.

Мы стояли и смотрели, как волнуется волна.

И из моря туман поднялся, частый дождичек пролил.

В эту самую минуту, враг-германец наступил.

Врёшь, ты, врёшь, <ты> враг-германец, тебе нас не победить.

Как у нас оружий много, а мы любим угостить!

Угощам свицовой пулей, на закуску стальной штык.

Штык, ты, штык, ты мой штыковиц,

Просадил германцу грудь. <...>

翻译：

我们站在德国的海岸上。

我们站着，看着，这掀起的层层波浪。

大雨过后，浓雾从海上升起。

就在这一刻，德国敌人靠近。

你在撒谎，你在撒谎，你们这些德国敌人无法战胜我们。

我们枪支充足，我们物资丰富。

请你们品尝我们的铅弹，刺刀便是送给你们的冷盘。

刺刀，上啊，深深地刺向德国人的胸膛。

辛桂云（Варвара Ушакова）演唱了一首来自母亲的“旧歌”，经过分析，该歌曲被认定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创作：

*На горе растёт берёзка,
Под горой полынь растёт
Аааай, мой милёночек на фронте,
Он воюет не один.
Мой милёночек на фронте,
Он воюет не один.
Мы с милёночыкам сидели,
На нас дунул ветерок,
Оооой, да вздохнула я сильнее
На последн〈ю〉й вечерок...
Ой, вздохнула я сильнее
На последн〈ю〉й вечерок. (Зацарный. М., 1982. Вып. 4. С. 11.)*

翻译：

山上的白桦树，山下的艾草。

哎哟，我亲爱的他在前线，与战友们并肩战斗。

哎哟，我亲爱的他在前线，与战友们并肩战斗。

我和我的爱人坐在一起，微风吹拂着我们。

唉，在最后一个夜晚，我长长地叹了口气。

唉，在最后一个夜晚，我长长地叹了口气。

辛桂云（Варвара Ушакова）的姐姐辛桂芝（Федора Ушакова）随即演唱了一首母亲曾经教授的“旧歌”：

*Рубашку белую сними〈ии〉ти〈и〉
На это купи вина, вина, вина, вина
Друзей вы всех собери〈иши〉ти〈и〉
И всех напоить допьяна, ой, допьяна
А на кресте вы напиши〈ии〉ти〈и〉
Покойник любил вино пить, ой, вино пить!*

翻译：

脱下你白色的衬衫啊；
用它拿来换酒（葡萄酒）；
你邀请来了众多好友；
所有人都喝得酩酊大醉，酩酊大醉；
你在十字架上比画着：
死者喜爱喝酒，噢，喜爱喝酒。

很有代表性的是，在所有受访者的意识中，军歌都包含了颂扬俄罗斯人的这种对自由的热爱以及对力量的崇拜。他们所有的唱演过程中演唱者没有主观地对歌曲注解，更没有任何政治归属意识。只在意识和情感表达中流露出了对“母系”占主导时期的思念。

从三河流域俄罗斯“混血人”的角度来看，在其中传唱的一首名为《我到了扎赉诺尔前线》的歌曲非常具有代表性意义。

*Уходил я на фронт Жалайнора,
На защиту советских границ.
Уходил—мне жена говорила,
Что «вернися обратно живым.
Я тебя никогда не забуду
И ты будешь навеки моим».
и т.д. каждое двустипение
Много время прошло с расставанья,
Много писем писал я жене,
Я писал, что вернуса обратно,
Я не знал, что случища беде.
Это дело было на рассвете,
Начинались ниравны бои.
Шел вперед я со своею пишихотай,
Рв`ались мины и слышен был бой.
С молодою женой любовался
Любовался ее красотой,
Наступило суровое время,
Нашу жисьь разлучило с тобой.*

翻译：

我到了扎赉诺尔前线，守卫苏联边境。

妻子告诉我：走吧，一定要活着回来。你只属于我，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离别后时间飞逝，我为我的妻子写了那么多的信，

我写道：虽然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但我一定会回来。

黎明时分，战斗打响了。

耳边传来战斗的声音，

炮弹在我身旁轰鸣爆炸，

我带着我的信件向前冲。

我深爱着我的妻子，她是如此的美丽，

在这艰难的时期，我却与你分离。

这首歌论证了1929年8月至11月份因中东铁路而起的中苏武装冲突事件（Чуйков В.И., 1983. С. 26.），并在当时的三河流域爆发了小规模流血冲突（Гун-Бао（公报）. 1929. 15 окт. № 848. С. 1；Рубеж. 1929. № 43. С. 11；Рубеж. 1930. № 21. С. 5）。

据考证，该歌曲为苏联时期歌曲，并随之逐渐渗入到三河流域的民间文化。就克拉夫季娅·乌沙果娃（辛桂云）而言，在她的意识中这首歌曲的创作时间已经被定义为：“很老很老的歌”。如今这首歌曲从未被传唱，以至于自己的妹妹瓦尔哇拉（辛桂英）也未曾听到过。这首歌的历史背景被传统军歌主题所取代：丈夫拖着残疾的身躯从战场中回来，却发现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年轻妻子。

在这首歌曲中出现的历史事件以及事发地在扎赉诺尔，在被三河流域俄罗斯演唱的中，从表情上来看未掺杂任何的情感成分。对于他们而言，这首歌曲的旋律才是值得回忆的根本，这种“旧歌”对于三河流域俄罗斯族“混血人”来说，只存在了对“母系”文化的追忆，以此勾起对母亲的思念。

正如克拉夫季娅·乌沙果娃（辛桂云）所讲：很多根据自己风格演唱的“旧的”“母亲的”歌曲大多富含了“残酷的浪漫歌曲”特点。在我们的受访人中，多数“混血人”都很喜欢这种题材的歌曲：

Прощайте, калакольны < видень >

Прощайте, рослы волоса,

Прощайте, глазки голубые,

Ой, не забуду вас никогда 2 раза
 Она пришла, на грудь упала
 И все шептала: «Не забудь!»,
 Всё горьки слезы проливала
 На ра зволную-волную грудь 2 раза
 Не мог, не мог налюбоваца
 И от груди не мог отнять...
 Ой, час пришел-пора расстаться,
 Последний раз пацаловать!
 Твоих друзей я увижу много,
 Но не увижу я тебя,
 Твой голос нежный я не услышу,
 Не донесется он до меня

翻译:

再见，卡拉科尔尼，
 再见，你那秀丽的长发，
 再见，你那双蓝色的双眸，
 噢，令我无法忘记。
 她来了，扑向了我的胸口，
 哽咽地说：不要忘记我，
 流下了全部伤感的泪水，
 我一次又一次拥抱她在怀里。
 我无法，我无法释怀，
 无法让她离开我的怀抱，
 噢，时间到了——我要走了。
 最后一次亲吻你！
 我会遇见很多的朋友，
 但是无法遇见你，
 更听不到你的声音，
 它离我越来越远。

1945年，苏联战争年代歌曲的渗入，再次丰富了三河流域俄罗斯族的歌曲特点。例如：《喀秋莎》《姑娘送战士上战场》《雄起，强大的祖国》等等，

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一直流传至今。其中，当地人最为喜欢传唱的一首歌曲为：《深夜，站在大门口》

*Ночка поздняя стояла у ворот,
Вдоль по улице советский полк идет.
Впереди всех да офицерик молодой,
Он сказал: «Напой, красавица, водой»!
Напоила, крепко рученьку пожал,
На прощанья он ее поцеловал.
Лет семнадцать я во вдовушках жила,
Четырех сынов в солдаты отдала.
Не успела сына пятого отдать,
Вот вернулся к нам советский полк назад.
На квартиру к нам заехал генерал,
Весь израненный, так жалобно стонал:
Это тот, кого поила я водой.
Голова его покрыта сединой,
Он поехал, я смотрела ему вслед,
Жалко стало, помутился в глазах свет.*

翻译：

深夜站在大门口，
苏联部队沿着大街向前行进。
走在最前方的那是一位年轻军官，
他说：美女，请喝水。
姑娘喝了口水，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他吻别了她。
我结婚17年，
为士兵生了四个儿子。
没来得及生第五个，
苏联部队再次返回到了我们这里。
所有人都受了伤，他哀叹道：“这里曾是我喝水的地方”。
他已是满头银发，
他开车离去，我看着他，

可惜，他的眼神如此的黯淡。

该歌曲的原曲为1841年，格列比翁卡E.П.作词，拉尔马A.M.谱曲的《我记得，我当时还很年轻》，在内战期间被修改成了不同版本，然而在三河流域的俄罗斯族中传唱的为“苏联时期”版本，在新的异文化区域该歌曲被原封保留至今。从该歌曲在不同时期修改的版本来看，可以判定出俄罗斯族进入到三河流域的具体时间。

在对三河流域田野调查期间发现，受访者中演唱的“旧歌”和“新歌”在类型上有很大的共同点，主要表现在歌曲中所出现的一些现实的俄罗斯地名、社会文化、公共特征，对于三河流域的俄罗斯族非常陌生，甚至不明其意。例如歌曲中出现的“瓦良格”号船只。这些令三河流域俄罗斯族的“匪夷所思”的词语，同等于他们“儿童词源学”机制，在没有俄语教学以及俄罗斯文化的背景下只是通过单纯的对歌曲的旋律以及单词发音进行记忆，确切来讲，他们只会传唱歌曲，而不明白歌曲中多数词汇的意思。

由于三河流域俄罗斯族对俄语以及俄罗斯文化的缺失严重。导致了他们对前苏联、俄罗斯以及欧洲地理环境的无知，根据俗词源学论证，在所传唱的歌词中，有些俄罗斯地理名称被当地俄罗斯族无意识地替换成了其他更容易被接受、理解和记忆的词汇，例如以下歌曲中，当地俄罗斯族将地名Болгария（巴尔嘎利亚—保加利亚）改为了Богатая（巴嘎达亚—富足）：

А где ж вы, где ж, очи мои карие?

Где ж ты, мой родимый край?

Впереди страна богатая, позади река Дунай.

Много вёрст, походов пройдены, по земле и по воде.

〈Но〉 савецкой нашей родины не забыли мне нигде,

Но савецкой нашей родины не забыли мне нигде.

翻译：

你们在哪里，我那棕色的眼睛？

你在哪里？我亲爱的土地？

前方是富足辽阔（原词为保加利亚）的地方，后面是多瑙河。

徒步穿过多少河流与土地，多少俄里？

苏联——我的祖国，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我忘记，

苏联——我的祖国，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我忘记。

三河流域受访者在表演曲目的过程中，对俄罗斯沙皇和前苏联时期的地

理状况一无所知。以下为田野收录语音资料：

Варвара У. Сестра, забуду его я навсегда.

Клавдия У. Одессу, чё ли? Его—Одесса, чё ли? Одессу-то—её!
Одессу—забуду?

Варвара У. А кто это, Одесса-то?

〈Соб. Город такой.

Клавдия У. Город такой это!

Варвара У. А мы поём:

Ой, скоро, ой, скоро я уеду.

Уеду отсюда навсегда.

В Одессу больше не приеду.

Забуду его я навсегда.

翻译：

Варвара У (辛桂云)：姐姐，敖德萨我总是忘。

Клавдия У (辛桂英)：敖德萨是什么？什么是敖德萨？我忘了。

Варвара У (辛桂云)：这是什么啊，敖德萨？

Клавдия У (辛桂英)：应该是个城市的名字！

Клавдия У (辛桂英)：那我们就唱这首歌吧：

噢，很快，噢，很快就要走了，

我将永远离开这里。

我不会再来敖德萨了，

我会永远记住它。

这首歌最早是由巴黎移民露西·唐佐娃演唱的一曲有关敖德萨的《黑色题材》歌曲。本文中的这首歌曲是三河移民在十月革命前或移民期间已经开始传唱。在耶尔尼什纳（向阳队），亚历山大·别勒沃希娜（朱玉顺）在时间上证实这一论证：“这首歌是我祖母经常唱的”。于是这首歌在很久以前（祖母迁移到内蒙古时期）就已经被传到了三河流域。这种“黑色题材”的俄罗斯歌曲在三河流域非常流行的原因与当时的历史息息相关。很显然，这也印证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有过大批的后贝加尔劳役犯被流放至荒地开垦土地，或是劳役犯在服役期过后留在当地淘金为生。所以说，三河流域所演唱的这首歌的修改版本更接近于革命前或流亡时期的版本。

像其他著名俄罗斯歌曲一样，将这块陌生地改为了“敖德萨”，在早

期三河流域俄罗斯族定居村庄的命名情况也时有发生。例如将歌曲中对于早期迁入三河流域的俄罗斯人，将黑山头改为了“Сирагуй”。类似地，另一首著名“旧歌”《漫步在顿河》歌词也被修改。有意思的是，只有三河流域的歌词是所有已知版本中最接近原歌曲版本（Ознобишин Д.П., 2001. 568 с.）——奥兹诺比申 Д.（1822—1870）的诗歌《美妙的颂班杜拉琴》（Забияко А.П., Забияко А.А. 2017. С. 223.）。这首歌曲同样是从“母系”那里学到的。这首蕴含高文化背景的上流歌曲，是由有教育背景的流放者传唱至后贝加尔，后被“混血人”母亲传唱至三河流域。因此，在民间创作中很多歌曲与文学类型的诗词相接近。

三河流域“混血人”对抒情歌曲的演唱成为具有活力的传统表达方式，从感情层面来讲，更加增强了三河流域“混血人”之间的凝聚力。三河流域俄罗斯族极其渴望参与本民族聚会，并在聚会中合唱“俄罗斯歌曲”，这种表演形式也符合了俄罗斯人的性格特点。如今在呼伦贝尔政府扶植下，三河流域组建了《俄罗斯民族研究会》，在这个团体中多由 50—70 岁的俄罗斯族“混血人”组成。他们中间虽然大多数人已经不会使用俄语交流，甚者第三代和第四代已经完全丧失了俄语能力。但是他们怀着极大愿望，热情地用俄语演唱有关十月革命前到战争前线的各类曲目。在当地政府的牵头下，这些歌曲被统筹收录，成为当地少数民族民俗游的点睛之笔，更是为俄罗斯民俗的发展与传承提供了有利条件。

由此可见，三河流域俄罗斯族具有代表性的歌曲曲目中也包括了这块民族飞地在 100 年来的形成与发展史。其中的演唱者大多为 70—90 岁第一代“混血人”，在第二代“混血”人中出现比较少。歌曲内容的意义和他们的表演形式在“混血人”中都具有交际的、助忆的以及民族识别的重要意义。在缺乏有关“俄罗斯部分”民族史的书面资料情况下，当地的俄罗斯歌曲弥补了这片区域发展的重要史料。

参考文献

Забияко А.П., Забияко А.А.

2017 Русские Трёхречья: основы этнической самобытности. 357с.

Кляус В.Л.

2016 «Русское Трёхречье» Маньчжурии: Очерки фольклора и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культуры. 272с.

Матвеева Р.П.

2011 Русский фольклор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мешанном культурном контексте / Сибирский сборник – 3. Народы Евразии в составе двух импери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и Монгольской / Отв. ред. П. О. Рыкин. СПб., С.133.

Ознобишин Д.П.

2001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Проза. М., .Т.1. 568с .

Свечин А.А.

1972 Стратегия. М., 1927. С.61.

Чуйков В. И.

1983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 М., 253с.

Ю. Зацарный.

1982 Рус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песни. Песенник /М., Вып.64с.11.

1929 День русской скорб Гун-Бао. – 1929. – 15 окт. – № 848. – С. 1.

1929 Кровавые события в Трёхречье Рубеж. – № 43. – С. 11.

1930 Финал трагедии Трёхречья. Похороны 27 расстрелянных жителей поселка Тыныхэ Рубеж.. – № 21. – С. 5.

Russian Folk Culture in Trekhrechiye (Three Rivers, Sanhe), Inner Mongolia — Overview of “Old” Songs

Zhang Ruyang

Abstract: Trekhrechiye, located in north-eastern China, borders Russia on the right bank of the Ergun River. From the Haur River and the Deerpur River, these three rivers flow into the catchment area — hence the name Trekhrechiye (= Three Rivers, Sanhe). Based on six fieldwork visits to the Russians of Trekhrechiye in 2015—2019, the author traces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Russian song in the Sanhe basin. The folk song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forms: “old” songs and “new” songs. The Russian “old” songs are part of Russia’s national cultural and spiritual heritage. A five-year field study revealed

that the “old” songs of the “maternal line” include not only songs from the Soviet period, but also a small number of songs from before the October Revolution, most of which, however, were composed before 1965. These include “Across the Wilderness of Rebecca Baikal”, “We Stand on the German Shore”, “Gypsy with Black Eyes”, “The Great Walk to the Marketplace”, “Noisy Baikal”, “Honey, Why Did I Meet You”, “Birch Trees on the Mountains, Wormwood Under the Mountains”, “Exchange Your White Shirt for Wine”, “Felt Boots”, etc.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ynchronicity and diachronism, the study of Russian folk songs in the Trekchiye illustrates the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Russians in the Trekchiye through the complex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different epochs, and it also fill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material.

Key words: Trekhrechiye (Three Rivers, Sanhe); Russian nationality; Russian folklore; ethnic identity; folk crea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冰洋研究.第七辑/曲枫主编.—上海:上海
三联书店,2024.2

ISBN 978-7-5426-8347-2

I. ①北… II. ①曲… III. ①北冰洋-区域-丛刊
IV. ①D5-55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4)第 001819 号

北冰洋研究(第七辑)

主 编 / 曲 枫

责任编辑 / 郑秀艳

装帧设计 / 一本好书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王凌霄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41)中国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755 号 30 楼

邮 箱 / sdxsanlian@sina.com

联系电话 / 编辑部: 021-22895517

发行部: 021-22895559

印 刷 / 上海惠敦印务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 202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2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 350 千字

印 张 / 21

书 号 / ISBN 978-7-5426-8347-2/D·616

定 价 / 8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3779028